

# 光輝的彼岸

— 兵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济 南

# 光輝的彼岸

— 兵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

\*

書号：1700

开本 787×1092 1/25 · 印张 9 19/25 · 字数 172千

1957年1月第1版 195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統一書号： 10099 · 456

定 价： (6)0.80元

## 內 容 提 要

張明是生長在上海一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中的青年。他高中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在我黨地下組織的教育、影響下，他為了爭取自由和民主，為了保衛祖國，來到了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學習、工作、戰鬥當中經受了若干鍛煉，逐步克服了他的small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而成長為一個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並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作品描繪了這個small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生活、鬥爭面貌。

## 目 录

<b>第一章</b>	到根据地来了.....	1
<b>第二章</b>	在鲁艺学习.....	20
<b>第三章</b>	下 乡.....	63
<b>第四章</b>	在严重考驗的日子里 .....	151
<b>第五章</b>	入 党 .....	208

## 第一章 到根据地来了

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日。

篷头船迎着碧澄澄的江水，慢慢地行駛着。船上的一些乘客，不时地把头探出舱外向前眺望。忽然，不知誰惊叫道：「飞机来了！」叫声刚落，一架涂着太阳徽的日本飞机，已迅疾地朝着船斜倾下来……。

船老大是位年約四十岁的人。当震耳的机声逼来时，他在船尾上顿时便慌了手脚，兩手把橹一松，身子一躬便窜进了船舱。于是，船馬上就象断了綫的风箏一样在江心旋轉起来。人在船上，脚不得勁似地站不穩。整个船上由恐怖引起了一片混乱。

「真作孽呀！老天爷保佑我們吧！」一个白发滿头的老婆婆，双手吃力地扶着船边的一根木头，喃喃地禱告着。

「唉！这一来，城里的生意要完了。」一个穿黑色夾呢衣的商人，紧抱着他的一蒲包貨色，滿面惊吓地在叹息着。

「在前方挨不住打，就到后方「拉屎」来了。」穿灰軍服的一位年輕的新四軍战士，憤憤地說。

張明坐在靠船头左边的一条木板上。乘客們的身子彼此紧靠着。只要誰一挪动，便会遭到乘客們的冷眼。因为这是一个面临惊

險的集体啊，誰自私一点儿，也会受到厌恶的。

張明經過几个鐘头的航行，渾身早已感到很不得勁，几次想站起来痛快地舒展一番，只因船艙又窄又挤沒能動得。現在，恐怖代替了他的劳累，他的心里象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难道这最后一天的行程，竟会发生意外嗎？」

「噠噠噠噠……噠……。」

也許，敌机很难瞄准这只在水里打轉的船，它射出来的一連串的机关枪子彈，都吱吱地落到水里去了。

隨即，飞机响声，漸漸远去，隱沒了。

乘客們都松一口气。船老大連忙奔到船头上，双手拉紧随水浮着的木橈板，照原定的航程繼續行駛。

「船快靠岸！船快靠岸！」突然，那个年輕的新四軍战士，用响亮的嗓子喊了起来。

船老大开始有些发怔，但馬上便眼快手准，將船儿撥向江左，慢慢地朝岸边那片柳蔭处靠攏。好象他要用这果敢的行为来洗掉他剛才的不光彩似的。

青年战士那輕捷的身子最先跳上岸去，接着便轉过身来，指揮所有乘客迅速隱蔽起来。

敌机果然又飞过来不断俯冲、扫射。但申場河是多么沉着！它好象根本沒把敌机放在眼里。它不停地向前奔流着。

敌机瘋狂了一陣，又兜了一个来回，才象失望的餓鷹一样真正飞走了。几分鐘后，低沉的轟炸的响声，又从鹽城方向傳來。

篷头船被划到江心，繼續航行。約兩小时光景，不远处，出現了黑越越的一片。这就是江北新四軍解放不久的一个較大的城市——鹽城，是目前新四軍軍部駐地。从国民党統治区、从淪陷区、

从其他各地紛紛涌来华中根据地的青年男女，总是首先奔集到这儿，然后又一批一批地被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

張明这时站在船的舵口上，手扶船篷頂，身子微微傾斜，感到非常舒适。他望着夕阳的余輝，望着隱約可辨的鹽城，心头不由涌起了一种異样的兴奋。他觉得自己一心向往的美丽的理想快实现了！但船儿繼續前进，他忽又被躊躇的情緒侵占了心境。他腦子里不断地想：到根据地来，工作呢？还是学习呢？当然是学习。可是，进〔抗大〕还是上〔魯艺〕呢？……。

張明曾經模模糊糊听人談起过：在〔抗大〕学习，主要是学习政治、軍事，过的是緊張而严格的軍事管理生活。啊！这对思想的鍛煉自然要好一些，将来学习結束，分配到部队里做軍事、政治干部，个人的发展一定是快的；但那却要經常出入在敌人的炮火之中，这又是多危險啊！〔魯艺〕是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将来，当文艺干部，一定会自由自在一些。而且，将来抗日战争結束之后，又是多么需要这类人才！啊！不过那样个人发展可能較慢，也不如部队干部吃得开……。他想来想去，腦子有些发脹。船已在夜色蒙朧中靠近碼頭。鹽城到了。

## 二

張明的家住在上海。那是一間不十分寬敞的楼房，側面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間。附近这一帶的房子，几乎都是这种样式的。住这些房子的人，大半是職員、教师以及普通商人。

張明的父亲叫張哲远，原籍是浙江省余姚县。靠着半工半讀，二十四岁那年，念完了大学四年的課程，并获得了优異的学习成

績，接着就在一个中学里作了国文教师。这在当时〔畢業即失业〕的情况下，可真算是幸运的啊！从那时起，父亲已过了整整二十年的教学生活了。

父亲今年是四十四岁。中等身材，戴着一副近視眼鏡。也許由于用功过度吧，黑黑的头发，已开始秃頂，腦袋显得又寬又大。他唯一的嗜好是讀書。每天晚上下班回家，顧不上休息一会，就坐在書桌旁的籐椅上看起来。他常年累月的时光就是这样渡过的。

張明的母亲朱丽貞，今年已四十二岁了。她原是小学教員，从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就完全做家庭主妇了。母亲年輕的时候很漂亮：眉目俊秀，皮膚白里透紅，窈窕身材，胸脯丰满，头发烏黑发光，当时，有不少男人向她求婚，她却独独爱上了張哲远，并很快地結了婚。但这二十年来，因家务的劳累，教养子女的艰辛，她額上已有了很多的皺紋。

妹妹張虹秀，今年十六岁，正上初中三年級。張明二十一岁，已在高中畢業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桥一声炮响，偉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接着，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浪潮，也迅疾而广泛地沸騰起来了。以致所有的人不得不承受一次严重的考驗。

那时張明正念高中二年級。他的功課很好，他常想：〔做一个学生，就应当学习的好。〕他跟同班的徐方前同学特别要好。徐方前比張明小一岁，也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只是他比張明好活动，接触的人也多，因此显得懂事、老練。

自从学校里組織学生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来，張明看到徐方前是那样的忙碌：一忽儿开会、一忽儿找同学談話、一忽儿又



要組織什么晚会……，張明難得碰上他。他很替徐方前的功課擔心。但徐方前那略有点雀斑的圓臉上，却顯得更为愉快和開朗，眼睛也更有神气了。

这天是星期日。張明剛吃过早飯，外边便响起一陣听來很熟悉的敲門声。他急忙跑出來開門，進來的果然是徐方前。張明笑着迎上去，親切地將他引到屋里。徐方前这时穿着藍士林布學生裝，左口袋里插上一枝半旧的「新民」牌鋼筆，腳上穿一雙力士鞋，眼睛里放射着一種熱情、堅毅的光芒，一眼看去，就使人感到這是一個有頭腦的青年學生。

張明心里这时充滿了感激和興奮。在他的眼中，徐方前論功課；論品行，在所有同學中，都是非凡的。他的工作那么忙，他总是沉着地把它做好，吃了苦也不說。而且在这样緊張的情況下，他竟還不忘記同學間的深厚友誼。

張明把他帶進自己住的亭子間。他搬過一把椅子讓他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

「怎么，星期天也蹲在家里做大姑娘呀？」徐方前知道張明一貫是埋在功課里不大愛活動的人，所以今天又故意这样問他。

「你知道，我沒有你那么多朋友，找誰玩哩？」張明感到有些别扭，把手放在床边的一張小書桌上，望着徐方前的開朗的臉。「說真的，我喜歡多看看書呢。」

徐方前把眼睛移到靠窗的桌子上。那上面的小書架上放着很多書。其中有高尔基的「母親」、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等文艺書。于是這兩個年輕人便从文艺作品，談到现实人物，談到学校的教師、同學間發生的事情，最后談到雙方的志願。这一來張明的話就多了。他总是这样：每当他情緒激動的時候，總禁不

住要把自己的内心赤裸裸的揭露给他所信任的人。

「我想过，我将来要做一个文学家。是的，要做一个文学家。以便把我的希望、痛苦、爱情、仇恨，都尽情表达出来。这是多么自由自在！又是多么崇高！但是，做一个文学家，要有丰富的阅历，而我的生活却简单得能用公式表示出来的。这怎么行呢？学高尔基那样去流浪生活吧！可是又没有这个勇气……。于是，我又想做一个工程师。中国工业本来就非常落后，抗日战争一起，一定还要受到巨大的破坏。待战争结束，做一个工程师不是很吃香么！只是要做工程师，就得上大学。凭我的功课，考上大学也不算难。就是我父亲的经济力量负担不起呢！唉！这又使我有时想做做科学研究工作。到将来能有一种很有价值的创造和发明，不也能出人头地吗？可是这是一樁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我自己的信心也不大。」

张明说到最后，声音有些低哑了。他那张瘦白的、不健康的脸上，显得黯淡无神似的。接着又问徐方前：

「你的志愿呢？」

「你的这种种志愿和想法，我是很同情的。」徐方前对张明的这番倾心之谈，表示很满意，但不激动。接着道：「我吗，和你一样，也曾想过很多。是的，哪个青年人没有自己的志愿和理想呢？但是，我现在还说不出来我的志愿究竟是什么。在这个社会里，『毕业即失业』，只好能找点事情做，就算幸运的了。」

徐方前这短短的几句话，又引起了张明的感慨。他牢骚地说：「提起这个来，真叫人对这社会不满。找事情还得有牌头、门路。有了的，不管他是条狗还是只猫，都可以找到好差使，拿大薪水；没有的呢，即是你有本领，也只好干瞪眼！」

「难道这个社会能永远不变吗？」

「这誰知道呢。」張明摇摇头，伤心地说。

「我想，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了，老百姓也动起来了。这一个大洪流也许会把社会上的脏东西冲刷得干干净净。」徐方前说到这里，眼睛炯炯有神，声音很激昂；接着又几乎是肯定地说：「張明，我看是会这样的，会这样的。」

这个问题，对于平时埋头书本的張明说来，完全是新鲜的，因此他感到有趣。他吞吞吐吐地说：「如果将来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只是这其中的道理，我还弄不清楚哩。」

说到这里，徐方前把右手往口袋里一摸，拿出几张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其中还夹着一本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一起递给了張明，接着便严肃地说：

「張明，这个道理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弄懂。这些报纸和杂志会帮助我们解开心里的疙瘩的。好好研究一番吧。看过后还给我。」

「谢谢你，我一定好好看！」張明握住徐方前的手，眼睛里亮着由无比的友谊和信任而产生的兴奋的光芒。

徐方前从張明家里出来，向左转弯，走出窄巷，来到大街。他容光焕发、精神愉快，搭上一辆电车便回家去了。他感到今天和張明谈话很有收获，不仅是更多地了解了張明，并使他开始体会到：即使平时埋头功课不大爱参加活动的青年学生，也是有理想的，也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就是这一点，把青年人的心联在一起了。

徐方前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他生活中永远难忘的，就是他叔叔徐尚辛出狱回家的那天。叔叔被捕入狱已十几年了。徐方前那时还小呢。听父亲说，叔叔被捕那年，正是最恐怖、最混乱的年份。父亲说：叔叔是很有学问的人，人也正派，就是有些「孤僻」。叔叔本来在一家书店里做事，照例每天晚饭前回家。有一天，全家

一直等到深夜，還不見叔叔的影子。後來才知道叔叔被捕進監獄里去了。這之後，就一直沒有消息。家里人都以為給國民黨劊子手弄死了。——那時候，有多少人就是這樣倒下去的啊。關於叔叔，徐方前知道的就是這些。但它却在徐方前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叔叔回家後立刻又忙碌起來。徐方前象著迷似地跟著他，只要一有空，叔叔就給他講監獄里鬥爭的故事，講這個社會為啥這樣不合理，講富人為什麼富，窮人為什麼窮的道理。也講抗日戰爭的意義，講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八路軍在敵後同日寇打游擊的情形。所有這些都是新鮮的、動人的。從此，在徐方前的面前展開了新的世界，打開了新的道路。一天晚上，當叔叔給他講了青年人的前途時，叔叔從抽屜里找出一本油印的小冊子：「民族解放先鋒隊介紹」，鄭重地交給徐方前，叫他認真地讀一讀，好好思考一番。這之後不久，徐方前就參加了這個先進青年的組織。

每當工作有了一點收穫的時候，徐方前就常常回憶起這一切的情景。他每當回憶起這些，就好象在深夜裡經過長途跋涉後突然看見了紅紅的朝霞一般。今天由於和張明的談話，又使他回憶起這些。

電車嗚嗚地響著，過了一站又一站。當徐方前看到了前面熟悉的電杆時，電車已「唰」地一聲停了下來。他跳下電車，前後望了一下，敏捷地穿過街道，消失在靠東的一條巷子里……。

### 三

「慢慢吃啊，不怕打噎，看你急的這樣子。」母親是非常熟悉兒子的每一動作的。可是現在她忽然覺得奇怪：張明今天吃飯為啥不象平時那樣細嚼細嚥呢？說餓得慌吧，不是。那麼，為什麼這樣

急急忙忙的：就象狼吞虎嚥似的呢？

父亲也微微睜眼望了張明一下，他的淡淡的眉毛动了一动，沒說什么。

懂事的妹妹，得意地望着張明說：

「哥哥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說完，便甜甜地一笑。她知道哥哥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叫郑菲。她猜想哥哥这是急于去赴約会的。但是她猜錯了。

張明急急地吃完晚飯，抹一抹嘴，看牆上的挂鐘已六點一刻，起身便对母亲說：「媽！我有事要去一个同学家里。」还未等母亲說些什么，便忙忙地走出門去了。

母亲生气般的望望丈夫，她的臉色有些阴沉。儿子近来这心情的变化，使她难于理解。她近来常听人說：哪一家的儿子因参加抗日活动跟父亲鬧嘴，哪一家的女儿因經常在外活动和母亲賭气。做父母的，誰不想讓自己的子女溫溫貼貼地守在自己的身边呢。这种时局，孩子們一旦在外面闖了禍，誰知会有怎样的下場啊！一种母性的擔憂，使她着实不安起来。

張明跟母亲的感情比父亲要深厚得多。但近来他也覺得：母亲对自己不是完全了解的。当那天徐方前留下一些「新华日报」和那本「解放杂志」以后，張明就被里面的那些富有說服力的新的道理吸引住了。因此，他和徐方前的接近更頻繁了。不久，他就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担任牆报編輯。現在，他經常在考慮着这样一个問題：究竟走哪条路才是正确和理想的呢？自己总不能平平凡凡地过一輩子呀！就这样，他和母亲的距离逐渐远了起来。剛才吃飯时他对母亲那种似理不理的态度，看来已有点儿任性了。

原来，昨天下午学校下最后一节課时，張明收拾起書本正待回

家，徐方前忽然跑过来挨近他身旁，低下头对他輕輕說：「明天晚上七点鐘，在我家里有个很重要的座談会，你一定来参加吧。」徐方前的眼睛里，帶着一种狡黠而兴奋的神情。張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一定参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座談会啊？」張明吃晚飯时想的就是这件事。現在他一边走着一边还在納悶。「如果是讀書座談会，徐方前不会有那种神情。看来，一定是个不平常的会吧。」

是的。当青年人碰到一种新的、神秘的、而又是动人的事情的时候，他周身就会燃起青春的火焰，連生命也会显得更加美丽的。但徐方前體驗到的还不止这些，他还要使每一个青年，走上进步的新生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抗日求解放所迫切需要的，也是日本强盜所最害怕的。这种責任感，使他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党对于一个民族解放先鋒队队员的严格要求。

張明来到徐方前家里，見他正坐在一張靠近窗口的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翻閱着一本紅色的記事冊。这时候，十几个青年男女已几乎坐满了这个不很寬敞的房間。有的坐在餐桌旁，有的坐在牆边，有的坐在門旁边。他們絕大部分是民先队员。張明朝东牆旁的長凳上一望，意外地看到他的亲戚和朋友李文也来了。这是个皮膚黝黑，戴着一副近视眼鏡的二十六岁的青年，在上海一家銀行里当小职员。

这些民族解放先鋒队的队员們，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种普通的，嘻嘻哈哈的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而自从宣誓的那天起，彼此間一种新的庄严的关系便产生了。在这种关系里，正萌長着一种最亲密的战斗的友誼。張明虽也曾看过一些介紹民先組織的小冊子，但还没有参加到这个先进青年的組織中来。因此，他面对这些朝气

蓬勃的青年男女，很感难堪，可是他又想到，自己是得到了徐方前的信任和关怀被邀来参加会的，则又不免沾沾自喜。这两种感情，象经纬线一样地交織着。

「怎么样，大家来唱一支歌吧？」一位圆脸姑娘，大胆地、但也有一些受窘似的，眨眨眼睛向大家说。

于是，他们唱起了一支为青年人喜欢的战斗的歌子：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

歌声完毕，有人有力地拍了几下掌，屋内便沉静下来。

「开会吧，」徐方前走近屋中间的桌子，把他的记事簿放在桌角上；又用他那发黑的眼睛环视了一下，满意地、但又带有庄严的神情说下去：「同学们！同志们！今晚这座谈会也可说是个欢送会，一个极有意义的欢送会！」

大家都被这突然宣布的消息吸引住了。会场鸦雀无声。十几个青年男女，互相观望了一下，又继续听徐方前谈下去：

「邵力文、韩振山、史丽娟三位同志，决定要到我们青年人所向往所追求的新四军那里去！」

此刻，在徐方前的左边和对面，几乎同时站起来三个男女青年。他们幸福地微笑着，向主席、向大家频频点头。大家都已看得分明：邵力文是一个二十岁光景的青年学生，矮小的个子，一付黑眉毛，头额显得特别大，穿着一身蓝士林布的学生装，是工业专科学

校的学生。韓振山大約有二十四五岁光景，戴着一副白銅边的近視眼鏡，鼻梁生得很端正，臉上略有雀斑，穿着藏青色的华达呢中山裝，是在銀行里当小職員的。至于史丽娟，这是一位剛剛十八岁的姑娘。她膚色似玉，臉型圓圓；在兩道秀丽的眉毛下，閃着一双聰明灵活的眼睛，显得越加漂亮。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府綢旗袍。她是張明学校高一年的学生，大家对她是熟悉的。

突然响起了一陣热烈的掌声。

〔我們今天来欢送他們，我們应对他們这种志愿和决心，表示深深的敬意并要向他們学习。現在，我們来欢迎他們給我們講話。〕徐方前坐下来，望着这三位青年鼓起掌来。

邵力文、韓振山和史丽娟，被这种誠摯的友誼所感动，他們互相商量的眼光望了一望。最后邵力文先站起来講話。

〔同志們！〕話声被一陣掌声中斷了。〔很感謝大家对我們的热情的欢送！

〔我們为什么要到新四軍去呢？我很愿意說說我个人的心情。

〔当我看了《西行漫記》和《塞上行》以后，我就憧憬着共产党領導下的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而从一些进步的杂志和報紙上、以及从平时較亲近的同志們那里进一步了解到新四軍的战斗和生活时，《到那里去》的想法，就更在我的腦海中不断地盤旋着了。

〔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当我投考工业專科学学校时，我想：中国工业太落后了，中国最主要的事是发展工业。因此，《工业救国》就是我的志愿。

〔自然，这条路是不通的：因为中国的根本問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黑暗的社会制度呀！我于是苦悶极了。怎么办呢？神圣的抗日战争，給我指出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青年人应该投身到抗



战的洪流中去！

〔但是，在学校里所学的却与抗战无关，这是叫青年人脱离抗战、脱离现实。我愈来愈不能容忍了，我就下定决心参加新四军寻求光明大道！〕说到这里，邵力文又用低沉的声音道：〔虽然，这是经过一段苦痛的思想斗争过程才决定的。〕

韩振山发言很激昂、简短：〔我就是过不惯银行里的那种机械的并成天在经理面前忍气吞声的日子。那一点儿抗战气味没有的小圈子，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要参加新四军去！到那个新的世界里去生活，去斗争！〕

〔为了自由，为了抗战，为了个人出路，我就决定抛弃一切，去参加新四军。〕史丽娟说时，满脸现出红晕。在这样场合站起来讲话，看来她真窘得要命呢。

象听着一支最动人的歌曲一样，大家的心里很激动。这三位年轻人，好象说出了大家想冲口说出的话。他们走在大家的前面，他们是勇敢的、是幸福的。

接着大家纷纷发表感想，都表示愿意向他们学习，并祝他们胜利到达目的地。

散会以后，大家还是三三两两地谈着这件事。李文和張明两人并肩走着。李文低低地问張明：〔你怎样啊？〕

〔我吗，我得考虑考虑。〕沉默一会后，張明又有点口吃地回答道。〔自然，他们是做得对的。〕

#### 四

〔敌人是不会长久的。不要信他们一套鬼话！抗日战争必能取得最